安雅堂文集

重刻安雅堂詩文集序

萊陽宋先生文章妙天下天下能文之士無不知先生者今年春先生子思勃重刻安雅堂詩文集各若干卷以熙嘗受業于先生而屬熙序之嗚呼先生之詩文天下皆知之亦皆能言之熙何敢更贅一辭惟是生平患難周旋離合聚

散之迹則有可述者矣謹拜手稽首而為之序益甫執管而濕涔涔下也憶自前乙亥先生舉茂才異等來京師與先君文貞公申僑肹之好家有小樓顏曰勝引先生至輒坐其上相與揚搉今古軒眉抵掌流連竟日熙時八歲侍坐于側聽之亹亹忘倦自乙亥距今六十五

年矣甲申都城破先君挈熙南下與先
生遇於武林訂爲北歸之計兩家挈各
僦舟而居檣帆連絡相依爲命時干戈
滿地風鶴皆警履危蹈險其得免者幸
耳至今思之心猶怦怦然既達萊陽先
生讓宅以居暇則課熙爲文講論尚書
大指不以流離故輟業乙酉冬先君還

京師丙戌
詔再舉鄉試熙與先生讀書報國寺維摩
方丈一燈熒熒咿唔之聲與晨鐘暮鼓
相間續先君俸入不足供家人饘粥熙
褁襆被從先生虀鹽或不能繼猶時時
仰給于先生先生任真推分藹如也其
年秋與先生同舉鄉試明年同成進士

熙叨預館選而先生以二甲視部事邸
舍相望每熙自館歸先生從署中出質
疑問難無異蕭寺時未幾先生備兵秦
州晉兩浙憲長族不逞子與先生有夙
憾飛書上變逮先生入對簿一門咸就
繫
詔旨嚴切中外莫敢窺其門熙時槖饘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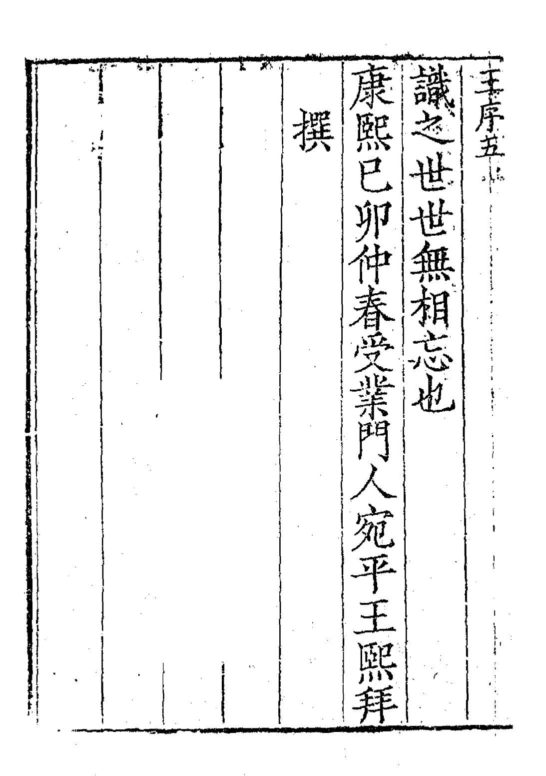
視持先生而泣先生笑曰死生命也雖
囹圄中未嘗釋卷頌繫二年事始白久
之補原官爲四川按察使會入覲留京
師吳逆告變妻子皆在蜀先生志不自
得竟悒悒以死嗟乎先生早負盛名不
得排金門上玉堂而浮沉郎署間俯仰
眉睫可謂詘矣及總憲外臺方少自發

據而爲僉壬所搆陷幾不自保又何窮哉既賜環柄用矣烽烟閒隔室家離阻卒坎壈以沒豈眞所謂文人晚達而多窮耶抑古來賢人傑士自有其可傳者而不在功名通塞之跡耶先生沒之四年滇黔巴蜀相繼底定

天子徵用文學之士使先生而在石渠天

祿之間自當首讓一席出其經濟學問以爲我
國家之光而惜乎先生之墓草已宿矣雖然先生詩文具在光芒萬丈不可遏抑豈惟當世能文之士相與誦揚恐後千百世而下猶將謳吟贊歎讀其詩文想見其爲人則信乎先生之可傳者自

在而不在遇合之通塞也先生之子成
年工爲文能守先生之學比自萊陽來
握手道故見余髮種種相顧歎惜煕因
爲備述先生相遇之始終與夫生平離
合聚散之跡繫于先生之集而歸之見
煕于先生不獨文章道義漸摩之久而
死生患難之際周旋最親俾兩家子弟



識之世世無相忘也

康熙己卯仲春受業門人宛平王熙拜

撰

重刻安雅堂集序

吾邑宋荔裳先生先君子之金石交也年長先君子一歲居同里業同學德相勉過相規文章相砥礪雖兩姓也猶親昆弟矣當勝國末造邑城失守先君子結纓殉難啓齒尚未毀也賴先安人日夜抱持出萬死一生之中嗟乎煢煢孤

孀形影相弔誰復過而問之哉維時先生亦遭尊甫選部公之變不脫衰麻偕其兄太僕公節推公弟文學公哭先君子於殯所撫柩號慟迸淚幾無乾土因摩啓之頂牽啓之臂呼乳嫗而命之曰爾主身後祗此一綫汝愼護之勿少疎啓雖幼小無知頗聞斯語入以告母則

母子相持感泣以爲古人不是過也黍
先生之篤於交情不以存歿異視者如
此戊亥之間先生宴鹿苹題雁塔矣需
次旋里元夕觴邑侯於園亭啓初就小
學偕學子數輩往觀燈火先生於稠人
中呼啓命坐賜以菓餌詰問章句掀髯
歡笑者久之因舉觴向邑侯而言曰此

故人之遺孤也頭角嶄然他日大成可
期亡友有後矣邑侯驚顧而起嘆先生
之高義不絕口癸巳先生以　　郎出
憲天水由里中之任歲云暮矣置酒安
雅堂中遍召親與款話平生啓以後生
小子得厠席末先生即座間題一聯爲
贈曰龍劍傳家共羨江淹花作管羊車

過市競看衛玠玉爲人噫嘻何人斯敢
當先生之揄揚獎藉乃爾耶甲午以後
先生宦遊四方久暌色笑辛丑秋以牢
脩告客由浙臬遠赴西曹逾年事白傷
非常奇禍起於骨肉遂流寓三吳夢斷
鄉關歲壬子
當宁察先生寃抑狀起補蜀臬復由里中

之任宴會親知仍如赴天水時啓以丙午鄉貢業再下南宮第潦倒青袍慚負知己先生顧酌酒相慰曰焉有如此才而長淪落者乎會當從錦官城中看芙蓉鏡下榜臚傳首唱者非子其誰耶嚴程期迫叱馭而行啓隨諸長者後祖餞西郊臨岐拜別以爲先生此去節鉞開

府屆指可待他時便道里門親知歡聚猶如今日也詎意癸丑入覲北來遽有吳逆之亂先生聞報慷慨發憤氣塞胸臆竟以疾終於長安邸舍矣又五年巳未啓始僥倖一第而先生之墓木巳拱經過西州羊曇痛哭啓獨何心能不悲哉先生舊刻安雅堂集文賦詩詞共若

干卷喪亂後板葉殘闕其仲子思勃補緝訂正復成完璧今春二月薄遊都門垂涕囑余曰先大夫刻集大人先生前後各有序矣同里戚誼之篤知交之深者宜莫如子子無言何以慰先大夫於九原乎嗚乎先生學富五車胸羅二酉文則追蹤兩漢賦則媲美三都詩兼庾

鮑李杜之長詞擅秦柳蘇黃之勝四海之內五十餘年以來無不知荔裳先生之人者卽無不讀荔裳先生之文賦詩詞者不惟啓不能序先生之集而先生之集亦何待於人之序之哉故謹述兩世交情以見先生之存心制行可以質聖賢而不愧非僅當代之文人已也若

云序先生之集則吾豈敢

時

康熙三十八年歲次己卯上巳後三日

同里眷姻姪比部郎張重啓頓首拜

撰

重刻安雅堂集序

東萊宋觀察荔裳先生詩文膾炙海內余髫年已習聞其名至康熙巳酉始識先生一見遂托末契定忘年交相與遊覽金焦登燕子磯歷秦淮鍾阜諸勝棲遲盤薄所至輒共題詠每爲一景拈一詩各據一几含毫伸紙余屬草甫竟先

生已脫稿矣頃之易以相印雖謬賞鄙作相視莫逆未嘗不歎服先生之敏且工不自覺其瞠乎後也歲辛亥既先後入都仍數共晨夕尊酒論文致足樂也壬子春先生旋補蜀臬分手殷依則詩以送之慰之云馭應回九折棧定歷千盤回首長安近休嗟蜀道難至秋余舉

於京兆留滯燕山者二載方歎知己之不易逢賢豪之不恒聚停雲落月耿耿余懷會先生以覲事赴

闕驚喜過望顧竊窺先生長途跋涉積痾已深雖獲握手留連非復曩者笑談酬倡歡焉道故情悰矣私衷正隱慮之未幾傳聞成都失守傷亂思家日益危篤

遽歸道山憶彌留訣別猶諵諵荷荷相
期千載事怛化摧心可勝道哉嗟乎以
先生之才之學之懷抱而志業未遂漂
搖戶牖著述散佚猶多皆後死者之憂
也茲幸嗣君思勃克念貨裘以舊刻安
雅堂集殘缺漫漶之餘補輯重梓以余
知先生最深而屬爲元晏嚧象賢肯構

莫大乎是矣追維聯㢘登臨同舟游泳

風雨殘燈恍若夢寐而猶莫與悲何忍

執筆序其遺稿而諦有不容辭者聊志

我兩人交期始末若此至其詩若文向

推一代作者有目共覩寧煩更益一詞

哉

康熙巳卯仲春雲閒周金然斷山拜題

余年弱冠見萊陽宋荔裳先生於吳門
先生與先君子交相善也嘗與先君子
論古今人物及文章氣運之升降酒酣
以往辯難往復各不相下鬚髯張大
聲殷牆壁余時居末座洒然變色者久
之為文章凌紙怪發龍蛇變現如雲興
泉湧頃刻數千言不必休見者震掉悼

慄而先生意氣自如蓋天授非人力也

先君子命余以文正於先生先生曰此

子筆力雄健異日當讓一頭地先君子

顧余而喜曰小子勉之先生命之矣先

君子於文章少所推讓獨心折先生暨

新城王先生新城每過門貽書徵序鄭

重期許而先生自吳之越之金陵詩歌

唱和溢於卷軸流於江湖洎先生奉
詔入都觀察蜀道遂音問相隔不復相見
而先生亦遂弃人間矣先生少負異才
風格豪上頗屈首郎署不獲登承明著
作之庭非其志也游歷外臺分藩建節
駸駸通顯矣復中蜚語幾蹈不測故其
詩沉欝頓挫有勞人志士之思覽古寫

懐登高狀物江山資其悽惋風雨壯其
覊愁屈子奏重華之詞賈生續沅湘之
賦然而風流節槪豪宕感激懐鄉戀
闕怨誹而不怒盖國風小雅之遺音歟假
以先生之才使之鋪張鴻庥揚厲偉績
庶幾與古之作者相後先惜乎浮沉外
僚跋前躓後卒至崎嶇嶺嶠覊孤萬里

何其痛也先生與新城諸公舊有燕臺七子之目今新城在　日月之際衆頌寄勿且夕輔政而先生則竟已矣然而先生之文窮而益工久而益彰其精氣光恠不可遏抑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後决不沉溺銷蝕無疑也先生殁二十餘年子思勃裒輯遺集錄而刻之以余

嘗奉教於先生屬爲之序余學殖荒落
囘思提命緒言淩負名賢知遇頗以通
門世好側聞未論撫今道故不敢以不
文辭更念先君子昔年文酒過從雄談
高論頡頏馳騁今先生詩文大顯於世
而先君子遺集數百篇未授剞劂小子
無似無以發揚前人之光靴鑵而序先

生之集尤重有愧於思勃也巳

康熙巳卯三月下澣虞山後學嚴虞惇

拜書

序

五岳以泰山爲宗自昔德業文章之盛以孔子爲宗土厚而殊尤其人必奇行義必不同於俗吾脊山東之國繇孔子巳來商瞿曾參孟軻伏勝匡衡鄭玄何休之徒博通經術王粲左思顏延之劉勰任昉皆能

以文采耀于世風俗彝化移易豈非士类
憤厲有根抵之容蔑然岳峙者拔荔裳宋
公齊之昌陽人也也 吴丹崖湯气至厚其
為古文辭理析秋毫務豐奇偉之聲驚態
横生而合其變又不離乎古汯天下㝵眼
已龢仰視之者是以紬華若拾遺遲疾聽

其俯仰無棘猴爍吻之習而巧復肴餘嵩
呼古文之傳絕久矣賴公而彰之以挽三
百年之衰庶幾其有瘳乎公愛士之誠出
於性成劇義虔衷亮賢疏舉艷發之士彪
盧接踵而至相與振翰討論共起居接飲
食從先所慰薦崛穴巖巖之子甚備得其

心雖在逆旅而風雅不屑終宴竟日更
數十人說公當鑽尾流離之頃竭智畢忠
出死力以相從者悉輒敍于公非好著書
立說取友識道理能若是哉予王父司空
公任山左臬憲副大參廉憲左右轄垂十
年歷其地并公之先世結分獨深今公不

遠千里而錫之以文亦可以知公之眷文

能神期矣

康熙四年冬至前八日武鄉後學程康莊

譔

序

柳州之與昌黎論史也曰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司馬遷觸天子班固范曄雖不為史亦敗左丘明以疾盲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誠篤論矣歐陽子謂詩能竆人世之不工

詩而窮者何限其顯當世咸大名者又非詩之所能窮也太史公論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而其後復推言之曰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脩列韓非囚秦說難孤憤然則管仲晏子莊周列禦寇之書又何以稱焉賈生擬騷貶

死長沙劉安曹植亦擬騷終身富貴
賦之盛者兩京三都不離藻思于虛
長楊乃以受遇人主未可訾文章之
不幸也顧有不可解者天地間水火
刀兵刑獄竄亂讁饑寒疾痛呼號涕淚
之事往往畢命於文人之身而其人
生平嶔崎歷落之氣飛揚沉鬱之思

亦若與之相遭焉機而愈出或者無所歸咎遂謂造物忌才而造物者亦受其咎而不辭然則人禍天刑之說昌黎殆有感激而云然耶其不然耶以僕所見宋荔裳先生東海之偉人也其標格意氣風流文采並足推倒一世如景星鳳凰爭先覩之為快自

其家門昂盛壯歲登
朝出入郎署廻翔方岳甲云仕宦之
達而聲譽之隆矣然中遭兵燹播越
無家數為細人媒孽再繫西臺經季
對吏南奔北走寄命經羅其顛踣臲
卼跋胡疐尾之狀若日有疾雷擊其
前而崩崖壓其上也每當車騎雖容

琴樽俯仰譚笑未畢輒有物焉曳之而去聞者為先生不平遂謂有奇才必有奇厄即先生亦自疑此中有鬼豈吾以云云獲罪於天耶然先生之文用是日益奇亦日益富嗟乎向使先生高步臺閣日食大官之俸醉飽欠伸不辯黑白雖一歲九遷何足為

先生重耶又使今日先生懲前輩焚研瘞筆以待爵祿之至未必有大力者負之而趨也若是者文亦不工窮亦不通豈不悔其兩失耶且天何能窮先生先生雖刀鉏在前謗書滿篋而意氣浩然顏色自若揮毫髙視不覺更有旁人具斯以往雖涉川蹈火

可也況以先生之才天將磨礪其筋骨氷雪其聰明使之升歌雅頌以鳴

本朝之功德耶今

天子開三館以脩一代之史呂黎復起舍先生奚適矣區區窮愁著書之說曷足爲先生引乎必如太史公所云則當世薦紳先生高冠長劍朱丹其

轂者豈皆無文章以自表見耶若夫
闔門仰屋一飽無時短褐長鑱忽焉
將老天下之窮愁莫僕若矣而閒所
著書乃不得先生一字則又何也
康熈丙午六月既望吳下棘人尢侗
拜譔

序

昔歐陽文忠公之言曰唐之劉柳無稱于事業姚宋不見于文章以彼四子之才猶不能兩得而下此者可知已乃謂事業顯于朝廷文章施于金石以古人不能兩得者而獨得之可謂厚幸矣而患難流離擯折摧挫每借之以消磨

其歲月而沉塞其志氣豈造物者始与之復忌之以見其得之之難耶抑不如是無以見文章之重于事業而使人企羨而愛惜之耶余兄荔棠觀察僑寓吳門刻其古文五十餘首而問序于余且為余言曰余之好是古文也飲食寤寐酣嬉淋漓歌舞謳笑以至患難流離擯

折催挫之時無不浮之心而應之手如山泉之赴壑而晴嶺之捲雲也如秋風之埽籜而明月之出林也當其快意所至一往中的雖古人豈多讓哉而嶔奇歷落憂愁慷慨宮未成而已𧏙名方湯而物敗不可謂非文章之過也夫文章猶若是之難也而況于事業與然余少

歷郎署中踐清華燕南趙北之區扶風三輔之地上泝錢塘下探禹穴所至輒有能聲則似事業無足以難予者而難予者獨文章耳夫文章窮而後工固與事業有妨於何二者之不能相兼也嗟乎舄裘之事業既已早營若彼而文章又顯融徹著若此則是姚宋劉柳古人

所不能兩得者而爲衆盡得之矣固余
之所謂厚幸者也而又何恨乎患難流
離發、折催挫也哉且文章爲性之所好
非患難流離積折摧挫不足以見其重
于事業而爲古人所難得也宗卿直方
司業右之皆有志事業而兼攻乎文章
者試以是語之以信歐陽文忠公之言

不我欺也

康熙五秊歲次丙午六月吳門宋實穎

既庭拜手撰

安雅堂文集卷之一目次

安雅堂文集卷之一

萊陽宋琬荔裳著

蟬蛻賦 有序

余以牢㣲之獄淹縶西曹踐朔雪以來思背秋颷而未去摧殘槁木戀亭樹之依依辛苦慕蟲感鳴蜩之嘒嘒影將騫而復集聲既斷而還飛氣同吹籥疑聾鄒衍之吟節類援琴似佐鐘儀之哭嗟乎物亦有情心焉匪石是以絡緯鳴則思婦驚反舌乖

而讒人作鑒茲覆轍楚臣有黄雀之悲凜
彼危機蔡子拒朱絃之惕知羈心之搖落
逢幽響之悽清關山如夢羌笛非哀風露
何辛晨笳其咽淅玄鬢之將衰驚赭衣之
屢嘶遂作賦曰
伊喬柯之細族有羽化之靈姿既潔身而拒素羞
達節而知時棲芳條于上苑飲墜露于三危矯輕
翰之搖曳儼峩弁以葳蕤襲佳人之霧縠戴君子
之瑞緌介異蠙蛙行均雁鶩朝委蛻于蕙叢夕翔

翔於蘭圃其為像也蹁躚擬擬啨啨喔嘔緈約嬋
妍騈肩雁縷煙鬟霧鬢濟濟徐吐又若百千擐胄
之夫飛長纓衣短鞋背風塵之欸趄衝危冠而影
怒爾其處約不技守恬無競類頡水之孫騫甘江
潭之獨醒嘉潛德之有隣毋埍吹而麗應訴求白
雪之賡似泉倉庚之侯嘹嚦兮圜客之綠清辨兮
泗濱之磬若夫雞賓入律祝融司方芙蓉叢于圃
浴乘挪蔭乎方塘有來至止載飛載鳴裊玄衣之
楚楚臨淥波兮湯湯其音徐懌愷樂悠揚似盛時

之鄉士雍容而劍舄兮鏘玉珮之琳瑯及乎星火西躔商飈奮末華亭之唳鶴夜驚淮南之桂樹晨脫燕嬌嬌而辭巢水淙淙而歸壑抱虛靜而長嘶憫微軀之伐弱其音煩傷嬋媛滕薔似曹檜之大夫憂讒而念亂兮悼餘生之靡托羨至鄴下芳園河陽別館翠幌高懸湘紋斜展風乍引而煙凝月哉生而漢淺集曲榭之疎桐亂孤臺之促管額兮衛女之妝幽擧秦娥之囀逝其荊扉開閶雜徑虛家所謂伊人于焉逍遙不歎陶潛之柳未嫌張仲

之萬弱林落之苦葉宅防露之危梢送崩門之長
嘯落遊韻千林皋若乃龍塞遷人雁門戍客感邊
艸之先黃見關榆之早白聆蟋蟀之悲吟擽文積
而舊席弁翔馬兮共酸嘶排驚沙兮雨蕭摵別有
飄颻瓊樹綵繞金閨友宵征之蟋蟀驚曉夢于鴛
悴泣故姬之紈扇恨窈子之無衣推擣練兮聲咽
咽勸織錦兮風淒淒維丹棘之重扃兮闢魚懸而
默蓄雲霾其恒陰兮鷓鴣目而不宿鴟磔磔以
宵鳴兮鬼啾啾兮晝哭彼鬢霞之儔侶兮蹇何為

兮與辱豈避彈于痴僂之丈人兮抑將借青蠅而弔僕昔賈生之遭放兮遷長沙而詰鵩繇余命之不猶兮躡蛾眉而逢姤鬢蕭颯其已霜兮顏顑頷而長慶諒微身之濩生兮歌抒哀而張目胡傲然而人面兮乃吞聲而踯躅聊寫怨于雕蟲兮寄芳心于短曲儻闓闔之可葬兮吾將以斯葬也作巫咸之祝

獄中之羊賦

秋官之獄有羝焉未諗其所坐之故與余同待命於咎繇之庭大司寇詔之食囚隸之食儕槩太官之廪庾者日斟有三升久之肥腯駉擾而且冪聾吏之來厥角若崩隸人抑而揉之以其肱膺跡而跽咩然悲鳴戲戲曉曉似諸人聲客有南冠而縲絏者哀觸藩之相類遂承睫以霑膺曰嗟乎羊之無罪也皮不足以敵狐貉之温智不足以坙騂騮之盜亦踐長楊之苑圜弗稿上林之粱稻豈賊與

嶔之不戒歟衕多歧而眊眊不然者寧無峻阜之與高陵胡為虖圖扉之是蹈吾誠不忍其拘攣兮悵中心之孔悼余曰嗚呼噫嘻容奚此之弔子所謂夔一足之悻蹄而蜩與鶯鳩更相為笑也蓋吾嘗聞之於莊生物含靈而負氣則莫能遁天之刑是故韓盧禁山維經虎豹有時而檻氂牛之罪在其纓猨以便捷覓貛狙以不鳴名其翦蠡茲之嶶辨圜刁組之餘豈司憲者不付之於宰夫俾腊臧而為羨乃復假之芻秣之饕貸其微纆之程蓋將

體解網之深仁故罪疑而惟輕羊之為羊也固已
異於舐犢之稟而壽於拔鯖之牲且夫獵非為禽
獸設也本以爭寃鬱而寘羅民憪泯情之詭譎致
條令之紛綸也有黃沙之蹝蹻如黑水之津岢危
機之偶觸或不容以陷身雖有勇過賁育孝愈曾
閼周勃之位望翕赩劉向之文章炳燐莫不體關
三木首戴懐巾琅璫磓磓厥重六鈞化昆吾為鐃
指攉劾栢於斧斤吏卒咆哮瞠目宣齦狀狰獰而
拳嗥眢又何異乎群犬之狺狺使爾羊之不幸遂

假化而爲人胃秋荼之網罟來此地以沉淪必將
試驪駒之捉櫪徙左校之鬼薪爾不見夫赭衣蓬
垢荷校而比比者乎負貫雞逮危同豢豕黿僻岱
嶽之陰血污咸陽之市肌膚已蝕乎苺苔骨肉尚
嘶夫瘡痏或有攬搔呼天號哭囓指魏其侯之引
裁蘭臺令之庾死朝露溘然生乎已矣射聲之疲
泣不聋萇弘之碧血虛爾乃其身名俱滅家室星
離望若廬兮萬里渺音問兮天涯陟岵斷蓬而不
見買妻封疑以何期欲歸飛而寄夢怯魂魄之羈

緋蹤兮氐生實難雞物之儀往逆錯迕遭逆兮蚩信雀角之可以穿屋兮羊腸詰曲而險巇彼雄雞之斷羽兮單子知其爲犧何風人之善於言愁兮羨萇楚之無知吾與子曾牂羊之弗若兮又奚暇棄彼之壆鬣洛爲雪涕投袂而謝曰曩也繆矣子言發吾聵矣羊兮羊兮求爾牧矣使俞苗盧而爲塱兮其有以聽斯獄矣

擬聖駕幸學謝表

伏以天子御萬年之極大猷已兆于乘裒聖人爲百世之師嘉禮聿先于釋菜龍旂日麗昭回雲漢之光象輅風清交映宮牆之色榮分俎豆化洽垓埏蕤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岍先登心源風朗秉鉞而廓清四海日乃方升凝旒而光宅中區天其復且左圖右史方期偃武脩文夕側朝嬰銳意用人行政學宗虞夏親承精一之傳道昇魯鄒誕布中和之化謂建國以明倫爲大法莫備于東膠而

治人以數學為先敬宜脩于北面爰勤匠氏戒先
事而飾丹楹特命秩宗蠲元辰而移翠輦蓮房秩
秩集胄子以趨蹌磬管煌煌儼群賢之羅列升歌
既奏風傳闕里金聲大饗初成月映天階玉佩入
上庠而執爵賜鳩杖以拜高年降西序以開函丈
鑾輿而親講席晉傳若擬勵臣職以沃心端拱燈
炯憶聖言之在耳詢熙朝之曠典為振古之隆儀
臣等舉愧面牆智慚測海泳游藝苑謬同三鱣之
占咫尺橋門幸覩六龍之駕成均造士僅辦于弋

琱簫之名惟幄談經詎知易象春秋之數雖涓涘
未補于崇深乃葑菲無遺千採擷際重華之盛世
載賡喜起之歌進下武之昌期敢獻辟雍之頌伏
覩益懋湯勤宏昭武敬先民有訓由畢逆而陟高
遐上帝其臨戒盤盂而警戶牖當宸居之暇豫勤
乙夜之披求允襄帝典王謨何异聖賢之在側永
念祖功宗德無勞師保之交箴將鸑鷟亢庭卜世
邁夏殷之歷而鳳麐為畜作人同豐鎬之隆

恭賀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党公榮歸

序 代

天子御極之八年始開明堂受諸侯朝除師傅輩讜言綜覽庶績百度咸舉中外翕然復見太平之治少保關西党公由刑部尚書改戶部尚書三事以下稍稍變易一時寅恭懋亮日孜孜然公也最為簡易矣今季春公上疏乞歸上優詔留之會方有東南之役公權衡金粟區畫無遺策至是乃復上書詣闕下曰臣素愚戇今六十有八耄矣神

志荒耗不足任大事願得返初服還田里上不得已可其奏于垂廕俾乘傳太旣而召入內殿坐語移時乃賜冠履文綺貂襚褕卿而不名稱其清慎者再公感激異數再拜流涕然後出於是卿大夫暨都人相异歎曰賢哉党公雖古丹青所畫何以過度其出都門時供張祖道車數百兩馬隘不得行也或有問于余曰党公有不宜去者五今乃去何恝也上方理萬幾山林遺佚之是求公舊臣碩奈何去左右不宜一黔滇蜀閩餘孽未殄橫海樓

船方頻天討萬里餽糇緊大司農是賴不宜二也淮南北旱乾水溢道殣相望挺險是冀公私膚調斟厥緩急萬一逋縣官租賦則仰屋何益也不宜三歸造之初砥志未一習俗靡靡服食相矜尚有老成化厥爲朴公有胡威之廉楊綰之儉不宜四今上富于春秋銳意用人行政爰諮爰度詢于黃髮公强健在諸公卿上不宜五昔召公奭周公留之爲作君奭之篇君職在論思而不慭一老以共濟大川如朝廷何余曰不然古之大臣有以不

去為朝廷重者有因其去而朝廷愈重者不去而重者周太保奭漢張良宋司馬光是也去而愈重者商阿衡伊尹漢疏廣父子宋文彥博是也若乃事雄猜之主履危疑之遭或以先幾遠害或以憂讒避譏其去也天下交從而惜之至于進有履端之虞退有矰繳之慮去與留俱有所不可而國家之事有難言者矣公自為少司寇迄於今未嘗見有喜慍色敝車羸馬坐無重裀在西曹多所平反頌康平者巨億以千萬計然人且疑公愿訥長者

耳賸且愼入主何由知二豆排衣高躍超然如脫屣未有兆容之資左右之介而天語褒嘉隆禮備物此足見公之德足裕天而　主上聦明邁古帝王遠矣夫端方會鄰之臣曷可一日去旗履側而上乃重違其意暫返之煙霞泉石間蓋以爲高爵厚稍誠不足覊縻賢者王事雖靡盬乎柰何令老臣鞅掌使不得休沐爲然臾臣之執簡者將從而書曰某季月日尚書党公致其政歸上賜賚有加禮焉將使去者益勸在位者勉于職業傳之千禩俗

爲盛事則公雖在終南紫閣未嘗不重於朱芾赤舄也于是劉公玉孺任公文水王公鐵山趙公景羲聞余言而韙之爰率僚屬帳飲西郊以祖公行劉公嘗以大司馬繼公爲司寇今又繼公爲司農語人曰吾治獄一用公法令在贓曹見公所施設鹽鐵食貨諸狀劃然如指諸掌吾非能有所增益守而勿失足矣其服公如此

賀范師相公御兆秋闈序 代禹山家叔

今年春 上裕御萬幾下詔昪天下吏始禮李嶽疏兆民徵隱佚開讜言減徭役省刑獄罷無藝征及馴牧田之在官者弛以予民天下翕然稱治庶幾乎棄于脫劍刑措不用之風焉大師相范公以阿衡重望肩燮理寅亮之任承獮坐論思日孜孜凡所以嘉惠元元者惟在寬平簡穆敦尚大體予曰予一人實嘉賴汝尚其懋乃功于不替會鄉國當論士于鄉詔以豐沛子弟並得從京兆舉升

其秀者於司徒著爲令於是公之嗣君用戴經薦賢書余子恒懋亦獲舁于鹿鳴之歌則詩之爲余言公子也其容和以莊其學廣以邃其意氣沖然常有以自下雖在弱齡已居然有公輔器余固已心异之而薦紳諸大夫相雅慕以爲盛事曰相君有子實賢君盍一言爲賀且得一覩公子余推古之盛時必有世卿名族如伊陟巫咸鄭武公父子其人者顯德建業以左右王家書所謂忠貞世篤不二心之臣也漢之時則有若韋丞相玄成唐之

時則有若李衛公德裕宋之時則有若王魏公旦范忠宣純仁先後相繼為將相功烈表著于丹青𤼵至今稱韋氏者必曰孟之一經稱王氏者必曰祐之三槐彼于富貴榮澤若操左劵而取之天亦若操左劵而予之𤼵考其行事不過溫恭仁恕以訓于家正直端亮曰敬於官殫公忠惇廉讓以服于國如是而已公于關以東為鉅閥王父大司馬公明世宗時以進士起家洊歷通顯豐功懋伐載嘉靖名臣傳中此其德足配祐而勛位乃過韋孟

遠甚我

太宗文皇帝肇基東土識公于風塵草昧之際入參帷幄出贊戎機數載之間獨成丕業謀斷所資多在玉緘金匱間

今皇帝富于春秋慨然思唐虞三代之治八年以來外平諸夏內迭疑難政令修于階序而百姓享衽席之安乃所稱和神人登耆舊寬徭薄斂受言愼獄諸善政靡不咨公一言爲殿汗而公則退然撝挹毋事必曰

聖天子銳意太平嘗惟無以欽承休命老臣何力之有蓋公惟不自有其功而海內之被其澤者罔莫不曰我公之賜公惟不自有其功則所以訓于其家者必能廉敬以服官忠勤以體國異日者公以元老在師臣之席綠綟盭搢玉而拜于前嗣君繼踐樞要亦綠盭搢玉而拜于後諸大夫有執史佚之簡者將大書其事以光邦家耀來世是豈韋孟父子之間所可彷彿其徽盛也耶于是諸大夫曰善相與再拜而薦爵公亦瞿然再拜曰予大夫工

於頌乃非余所敢承雖然汝小子敢不拜嘉繼自今其尚恪恭朝夕用紹休於先司馬庶幾蔵佩諸大夫教以勿負朝廷之盛舉樂既闋諸大夫賦菁莪公賦抑戒公子賦園檀余曰孅不忘本孝也澤歸于上忠也履盛而有寅畏之色謙也忠且孝謙也以謙范氏之興將未有艾諸大夫識之且以訓吾子焉

賀張巢之公郎秋捷序　代王大司寇

嘗讀史至萬石君奮其父子祖孫並列通顯孝謹之風不少衰蓋穆然想見其為人漢以下若穎上之荀氏瑯琊之王氏世有令播簪紱蟬聯于其門彼于富貴福澤若操質劑而取之然跡其行事率皆愿慤惇厚用貽謀于厥世是以其教不肅而成而後之人溯流窮源譬猶陟岷嶓以窺江漢踰流沙覽崑崙之墟而知黃河之所從來者遠也明興以來山以左稱世家者惟長白之張為最盛大

中丞樂軒公以文章勳業著稱于嘉隆之間一傳而為太保華東先生由給諫至御史大夫嘉謨偉績昇大司馬齊宇王公並為先朝所倚重一時名卿碩輔出公之門下者肩背相望余嘗以通家子拜牀下手釆言論卓然三古之典型且訓家以誠敎鄉閭族黨以仁且讓令比部郎嗣君舉之守三命益恭之教裕裕然步履若循墻蓋最得公孝謹家法識者有以策張氏之必興矣是年辛卯比部將之少子用肄經舉京兆賢書而其偕新城王生

亦膺東諸侯之薦同大司馬從孫也于是比部同官某某輩共謀羔酒為賀而屬余為禱頌之詞蓋其家世先後間惟余言之為足徵匪為其工于諛也今夫芝草醴泉不擇所出而生者存乎其性也渥洼之騏驥丹穴之鸑鷟遷乎其地而弗能產者繫乎其類也且論人而必推本其氏族之盛非徒以官階門閥相誇詡而已也使惟官階門閥之是稱則自漢以下王侯將相珥豊貂剖符璽者當復何限乃史皆不書而獨于韋孟之一經王祐之三

槐稱道勿絶者豈非以乗紱遺範惟愿慤惇厚之
為令圖而為人子孫敬克紹休烈于前人者將在
此不在彼耶夫張氏之興猶之乎額上瑯琊矣惟
大中丞克開厥始惟御史大夫克守厥中惟比部
君克成厥終夫比部於官序為秋秋刑官也又嘗
為李于姑𦍒李亦刑官也平反出入下民之生殺
繫焉載其寬乎愷悌之心以哀矜于鰥寡此其陰
行之德當有過於于定國父子者今孝廉君以䋣
貫之年翺翔乎皇路行且對揚丹陛為八牧所知

啓其身是而踐脩邑勉率乃祖考之攸行守之以敬以植其基濟之以謙以載其德考之前言往行以厚其蓄廣之交游麗澤以輔益其見聞將鳴玉而立於朝人曰是少年者乃能溫冲退讓之若是是不難繩武于先太保驅車而旋于里人曰此中丞之曾孫也何其威儀動履之與相肖人之懿德於此部君者曰公嘗生我顧我公之有子久矣今若此庶幾長被其休澤斯不亦邦家之榮瑞史冊之美譚歟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世詩曰思皇

多士生此土岡抑於文章也郜君有仲子實慧且
賢余所夢有覺雖之擧秋闈之役業為有司所收
而又從夫之彼莘之歌其殆繼常華而作乎諸夫
夫他日復徵余言則請書之以竢

高文端公文序

吾師文端高公既葬之七年予小子始克拜公之墓又四年是為康熙甲辰公之子勵昌刻公詩文若干卷屬余為序予小子受而卒業再拜稽首曰嗚呼公往矣其盛德峻業著在簡冊其威儀容貌不可得而見矣此一編也公手澤存焉正冠屏息危坐而誦之則公之德業威容俱于是乎在嗚呼文章者性情之枝葉也禹皋益稷夔言誡謨西漢大臣章疏一本于經術唐陸贄之文麗而安宋範

仲淹之文醇而整洪惟我
世祖章皇帝初御萬幾鋭然思唐虞之治公以大冢
宰入參密勿其命相之詞有曰忠厚和平之兩言
者公以此受知于
上而　上亦以此深有望于公也夫宰相一官爲
國家斟酌元氣譬之于醫先其勝理榮衛而從事
焉況開國承家務規宏遠周公之治洛邑曰惇大
成裕曹參之繼酇侯曰清靜寧一公居政府朞月
耳垂紳挹屬淵然不見喜慍之色而決大疑斷大

事一以寛平簡易爲解
天子方嚮用之而公以謝病上印綬歸未幾而不
朝矣公同時枋用與相繼在位而以功名終者三
數公而已其他不幸得罪謫徙竄逐貶斥于是薦
厦之上雅益思公而公卿大夫咸歎息以爲不可
及嗚呼使公而在今日則海内之治將不至唐虞
不止而其不朽而傳者徒以其言也哉余小子蓋
不能不掩卷而累欷也悲夫

東園詩序

大中丞黃公撫西夏之明年刻其所爲詩曰東園集以示琬曰子其爲我敘之余小子受以卒業蓋自丁亥以迄今茲中所歷險夷得喪憂戚愉怡名山巨川窮邊絕徼與夫人事之變遷物態之凉燠悉于詩焉發之蓋我公忠孝至性人也其始被讒歸也無感慨之色胡跋尾疐識者服其碩量之廣及再起爲大中丞蹇驢赴詔往來於西山巖壑間今且擁旄鉞握虎符顯矣然其意念欿然常有

以自下者故其為詩也氣完而神暢音亮而格高上之踶亢激之偏卑之寡嘽緩之調庶幾乎風人比興之遺則焉夫賀蘭靈夏風以山川士馬之雄甲天下赫連吐厥寳遹寰與以弁中原相依昂故昔之為將帥者往迭枕戈席胄生蟣蝨不得休息那何暇賁三寸油素對蘇豁而講風雅之事哉方今國威遐訖三陲宴如公乃得雍容裘帶折衝于樽俎之間橫大漠以揚旌登危樓而長嘯溯風遥馬之聲短笛悲笳之慘白草黃榆冷雲淒雁皆足

供麈尾之談資公餘之染翰也豈不稱大丈夫勷舉哉余小子束髮受知于公旣不獲厠公拳從之末鞠躬中堅以紀雅歌投壺之盛聊因公命而附姓名于簡端至若我公耆定之功成于不日當有鐃歌鼓吹之曲以與白狼朱鷺俱傳其也不敏敢磨墨盾鼻以俟

重刻太上感應篇敘

代王玉銘同卿

夫陰陽禍福之說學者率以爲荒忽怪誕惝怳而未之信然考之六經載籍之文則猶捋之於蘇也漢儒董子本春秋以究天人之變而劉向父子推洪範庶徵之旨其著論尤詳世敎維繫惠迪靡彝太上感應篇所乘告誡感應一編所由昭著也昔余高王父端毅公歷先朝懸建勳伐自筮仕以及懸車朝夕奉是篇如著蔡及其季且耄矣猶輯典籍格言並梓以行世乘今二百有餘禩手澤宛然

在也余小子甫舞象勺家大人輒啓篋以示命之曰敬爾身慎爾威儀庶幾勿忘前人之猶至延宴笑必戒必莊臧獲僕隸未嘗以肆心臨之戊辰元夕大人夢遊於帝所兩緋衣降自阼階授以牘方廣盈尺曰此爾子庚午闈録也大人諦視良久再拜而進曰臣之子孙祚纔能任衣冠今所載乃臣先世姓名豈執簡者之有誤歟帝曰非也凡人子孫登第者必錄其先人功德故歸第畝若予爲載勿替朕命大人寤而書之於冊越三年余小子果

薦於有司聞闈錄則先王父之名在焉蓋熟事呈
貢令王公遴有其數之類於是敬遵天府彌深襟
惟考翼父老咸為歎興丙子大人晉比部尚書
郎曾廣其傳於長安士大夫此余承述雲守載以
俱往會甲申之變遂燼於兵令忽忽九七八年臨
居深念追憶生平所閱歷有焚如所隊者矣有藏
趾而出者矣閱昔之畫樣高棟今且為墟矣閱昔
之鳴鍾捷玉今且窟莽矣驚濤駭浪鮮然足畏而
眇眇末軀得不至顛越以成我二人謂非鬼神之

釁相不及此今者天威遐布鎮池且就戎索余猾之休沐歸覲予舍而遺編放失其何以俎豆於義韶毅公大人諮哉以備譽之前恐不免於析委笄也記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荷余用是惕然且懼無以答神貺也爰集靈驗諸異在人耳目者附以先哲格言了凡先生功過格持行則例共爲若干卷付之剞劂以公海內不敢曰有光家乘廣覽之同好以爲孟晉者之助云爾

西雍拔士錄序

昔吳公子季札之觀樂也及豳而歎至秦風而知其聲之必大今讀黃鳥蒹葭車轔駟鐵諸什溫溫乎音壯而節高而小戎一篇傾淂諸閨人女子之抑何深婉篤摯也漢興自文景而後人主銳意於文宴柏梁而賦詩開石渠天祿以來四方之彥百餘年間彬彬極盛然而賈誼終軍主父偃莊助子雲相如輩或至自吳豫或生於齊蜀稱秦產者惟子長孟堅其度越諸子也亦猶華嶽終南屹然

聳峙天下莫與之爭高焉有明師儒之教視前較備其有聲關中者前有楊文襄公李于鱗從而繼之以故豐鎬鄠杜之間靡然則古稱先海內之談藝事者宗焉今

天子廣厲學宮其于學使者必臨軒親試而遣之犀仙秦君以度支郎奉

璽書絛課秦博士弟子鋒車初入關也發于午歷崆峒絕漢沔覽邠岐過秦漢之故墟慨然於二南宵雅之不作也爰咨多士而試之於是操觚之士

貽然如射者之有鵠雖鵰鶚冥鯉肯其薊不同而決拾破的則均也假令凝陵谷乎而在即未知與邀風秦夏今古之相去奚若而浸淫漸漬庶幾乎漢代西京之遺烈矣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陵謚言養也又曰如珪如璋如取如攜益言教也尼仙秉愷悌君子之儀為

天子覃壽考作人之化雲合景附必有鍾終南太華之奇如龍門蘭臺其人者起而應翹車聘弓之選余也不敏雖未能如王子淵為中和樂職之篇

以歌咏其休美而躬逢盛際固不能已於言也哉

賡周雅在旱麓之六章矣

竹巢詩序

人不奇惡能詩有意為之弗可也詩不奇惡能傳有意為之弗可也人有意而為奇則且為顛為放為回惑為披猖詩有意而為奇則且為詭為僻為詰曲為支離此殆有情性焉非可強而致之也隴西自李長吉君實而後作者寥寥中訖何生永昭本貴公子贊贊不得志于有司于是以其崎嶔磊落之才一寓之於詩而其詩亦遂沉雄悲壯肖其性情而出繪寫山川雕鏤魚鳥寄愁五嶽縱心八

表至其奔放邁往風行電迅之氣如大宛之馬不受羈勒而瞬息千里也又如灌將軍在武安侯席使酒罵客而舉坐為之辟易也間嘗與之談說古今忠孝治亂賢奸陰陽鬼神錯愕不平之感往蹉拔劍斫地哀歌流連不能自已信所謂無意為奇而詩與人俱足傳焉惜乎余以量移去隴未得久與之處而永昭亦落拓無聊厭青衫老矣孟堅有言世人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及也人輒相與非之然千載後定有知子雲之玄者永昭勉乎哉為

其可傳以俟知已安在高陽酒徒不賢于公卿貴

人乎語畢登車賦詩進酒以爲別

胡慕之先生欲焚草序

余蒼萃之長老天水胡慕之先生在神宗時爲諫官有聲𠃔傳其論礦稅一疏謂不減鄭監門之流涕也比余偹兵隴上經先生之廬而式焉已而求其遺槀得欲焚草三卷大者關國是次之陳民瘼次婉諷而曲諭忒諫慨而危泣炳炳焉經𠃔之訏謨也嗚呼先生往矣人第知其遭遇盛明處昌言無諱之朝而不知其憂深見遠盱衡于天下國家之故而流連糵憤於君父之前者其心至今在也

易曰履霜堅氷至又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今天下譚治安者必曰萬曆而予以爲天下之亂實兆端於此葢當庚戌辛亥間人主已有倦勤之志而二三執政懲江陵之柬溼以賈禍也于是務爲寬深浸假而變爲模稜以舒緩勿動爲持体以慷慨激烈爲狂愚上恬下熙奸孽萌芽譬如扁鵲再見桓侯知其病在腠理而言之弗聽卒至於敗亡而不可藥也今鐘簴既移宰木復拱讀先生之疏方知其爲對症之鍼砭而惜乎當時君相拱揖乎廣

質細旃晉上怨賈生之痛哭反以爲迂濶而不情也始余讀先生糾彈太倉量注諸封事以爲丈夫負奇氣者既觀其讓官同列堅請外移并泝言而蓋發乞骸之章十一上而後得請焉嗚呼又何其悃愊退讓君子哉先生之子汝薦從余游慮其久而湮也將梓以行世遂爲序之如此

張子遠詩序

蓋自令甲以經義取士而士之為制舉業者莫不縄束篇固其才思使不得旁溢而他出以就於功名之路至於風詩騷雅則絶口勿敢稱者以為是無救于饑寒之數也間有懷奇好古之士肄業及之則父兄師友相誡共以故士學日益簡淺而見售于有司也乃甚易然取高第躋通顯而還物多不能名或登山臨水左顧右眄而不能措一詞即其人亦未嘗不愀然愧之彼夫黃馘槁首守一經

以是于甕牖之下者亦豈盡學詩之罪歟戴涇陽故稱才藪而子遠用鹽筴起家然不肯以貨殖終也則盡出其先世之藏購異書于江淮一日策蹇驢踰隴阪謁余而學詩余與之晰源流辨正變先之三唐以别其派泝之六朝漢魏以窮其奧于遠豁然開悟流連于余之門者三月不能去然讀其所爲制舉藝則又中規應矩異乎常趨信所謂懷奇好古之士也歟夫華山之巔天下之絶險也魚貫猿引攀長絚而上之則怯者登焉子遠操吾説

以歸而勿爲甫淺之議撻感而中輟焉則其於詩有不至於蕭不止者余將俟之已

李董白一枝草序

余以申酉之際流寓金陵友人張紛量有精舍在莫愁湖之西備以新葉竹亭止予也紛量為余言此其擬首武有故人李生者其人頎而哲慧中而外俠急然諾所游盡賢豪間非其好也雖軒冕不加詘吾子欲見其人暇甘當與俱來忽一日輩屐聲跫然坐人高冠鬑鬅鬙若行山之玉紛量頎而揖余曰是固所稱秦淮高士李季子也三人者相得甚驩回而登高樓眺鍾阜俯瞰大江興懷古

昔居云何竟別去李子雖自翳晦人亦漸不識其姓名領其詩廼益工今讀其所爲一枝草涵涵乎音和而節壯其廉以削者有君子之操焉其平以雅者有幽人之志焉其歎哭纏綿悲愉交作有古放臣離友窮愁壹鬱蹇產而不能釋者亦何必雍門之琴然後浪浪霑襟哉古之君子因阨乃能著書其寄托遥深發情止義是故美人芳草以喻君子幽蘭孔翠以况孤潔今李子抱崎嵚歷落之才至自假于鵜鶘以寫其思及觀梅花諸詠其志隱

其稱物芳雖古之此物連類哲蕪以尚茲卓然性情也昔匪僅江山之助云爾也辛卯仲夏李子來長安將訪物量於黃山之側登岱嶽觀滄海夫將浩浩而有得焉班荆敘别聊爲稱引如此且以志曩昔白門之游幷可得爲足慨也

李方山醉筆堂詩序

乙巳春余客寓武林之豊樂橋忽一日剥啄聲甚急見一人頎然玉立揖余而言曰我淄川李方山也在南昌有言足下以銜寃獄憤死者余為詩弔之過江寧毀王朴齋于旅次復有詩今來此月餘則足下尚善飯無恙余喜甚借友人馬疾馳來相視不及賫三寸刺也因出二詩讀之相與泣下蘇祿已而命酒狂飲極醉菜焉而歎嗟乎丈夫失足落穽并中雖相知者爭匿影避之以為不祥而掐

現生祭乃在素不諆面之人余何以得此于方山
哉兩峰三竺快游浹月因盡讀其醉筆堂諸詩高
音壯節逼肖其人之性情而出居巳何方山有滇
南之行余送之湖上王西樵考功及武林諸名士
各賦詩為贈余惟古之才人如王粲陳琳輩皆以
從軍幕府聲施来世然而戎旃所届不過河朔江
漢之間耳今方山所適乃在西南萬里之外驅
馬挾妻子披箐箐冒毒霧聽狖鳴視鳶跕觀馬伏
波諸葛武侯所用兵處其壁壘尚有存焉者乎既

復得賢王而事之吾固知其必有合也吹長笛于錦江泛樓舡于滇海草露布於盾梁製鐃歌於馬背畢我斯遊視仲宣諸人何如我西捷聳余言而善之洗盞攜榼祖道鳳山門外遂書以為別

題王西樓西湖竹枝詞序

西湖之有竹枝詞自楊廉夫始也當時和者百有餘家惟廉夫為之冠蓋其緣情貌物引商刻羽猶有劉賓客白太傅之流風自是厥後作者彌衆求其豔而不纖巧而不俚者葢亦鮮矣余嘗備官武林視西湖近在吾杯案間然所撰述不逞者司空城旦書耳閒嘗竊槩刻之閒羣觴讌客往遲下舂始出吏人從舴艋船中報幕府有急請即不暇具賓主之禮而散以故士女之嬉游景物之冶麗弇

夫煙雲魚鳥之變態浮圖約畧之處與得之圖畫者二三聳之游人之口中者六七雖身在湖干猶如讀荊楚歲時記也今年春以放逐餘生老而為客于時春也因得躡屩登鳳凰南屏諸山觀錢塘江問昔人勁弩射潮處憂從中來思欲為詩歌以譜之而胷中喀喀鯁鯁者數四會西樵從邗上來瀨無恙外即次及湖山之狀一日出所為竹枝詞五十篇讀之了不出人意中而興會標舉又前人所未能道隻字者廉夫且然况傑之戔戔者乎昔

兩蘇宦跡所至有詩必遥相屬和當世以為美談既亭五載廣陵既擅有江山文物之美而西樊遊轍止于汴晉蔡趙之間使其不遭困阨不過乗款段駒啓事天官卿談湍東華軟塵十丈止耳又安能齋三月青鏤為西子寫濃粧淡抹之態乎請以質之既亭當必倚聲而和之政如蘇子由作黄樓記不必身至彭城也

送紹玄上人南歸序

僧之近儒而以超朗稱者於明得二人焉一為雲栖一為憨山兩師皆耆宿詩文並傳於世而憨山詩尤清娟要眇學士大夫多頌美之余嘗過大勞之東峰觀海印寺遺址山中人曰此憨大師之所菴也蓋萬曆間師嘗棲於此山芟薙剪林將大興佛教道士忌而譖之於朝師遂獲譴而南其淡深自刻勵自以其學為江表宗寺雖廢然其經營弘壯意其人必有堅深明毅之才逌欲訪求其軼事

而其徒棄寘散失心竊愍焉已又悲師之不遇弗能感動人主如支遁之買山而竄其身以老也然師不遭困厄經游覽則亦未必臻於閫奧如今蒸之雅然可傳則豈非浮屠者流亦有待于江山愁放之餘然後乃成其爲歟辛卯秋師之弟子谿吉自澄江來京師將以師語錄附諸古德以傳友人錢子泰谷亟稱之於同志余雖未得聆其欬謦而嘉其志在傳薪是亦宗門之慧遠吾道之康成也余世之谿民以息意於樊籠之後家在二勞之側

將啟棹一舵而老焉時堂構可懷津梁不渡玄也其肯振錫而東乎昔人有學琴於海上者聞風濤之震蕩如聾其師以形聲焉大師雖往安知其精神勢靜不隱且見於煙波上下之間乎上人如果出遊吾將辦芒鞵竹杖與子賦招隱之章矣

方譽子咏史詩序

咏史詩昉于袁宏左思其結體極古而援引非一端往往旁見襍出以寓諷規箴識之旨使人咏嘆流連而得其意之所在故為風人之遺則焉唐人自杜子美為詩史大抵据摭本朝時事而其咏懐古跡也一人自為一篇如懐宋玉則歎其風流儒雅哀庾信則悲其暮年蕭瑟以至明妃之青冢黄昏武侯之身殲志決莫不逼肖其人千載如畫明季西涯少師始以咏史為樂府長言短韵若出自

古人口中者讀之者或歌或泣或怒或愕錢牧齋先生稱為千秊以來絕調不誣也桐城方譽子學士樓崗之次君也羈貫之秊著書幾弇身等出其咏史近體四十首示余其昌詞篤論則老吏之斷獄也其隱譏冷刺則高僧之棒喝也試呼紙上諸人于九原亦當為之心折而首頫洵足為韻語之陽秋也夫方氏多才不僅封胡遏末如謝道韞所云爾也猶憶余弇樓崗卻村定交燕市詩譽子方從襁中學語曾不數年便咄咄逼人如是覽其筆

業勿論老夫退避三舍即使阿翁諸父操觚染翰要亦未或過之余既雅為樓閣喜而俛仰身世不能無燭之武之歎也遂序而歸之

嚴母江太孺人七袠壽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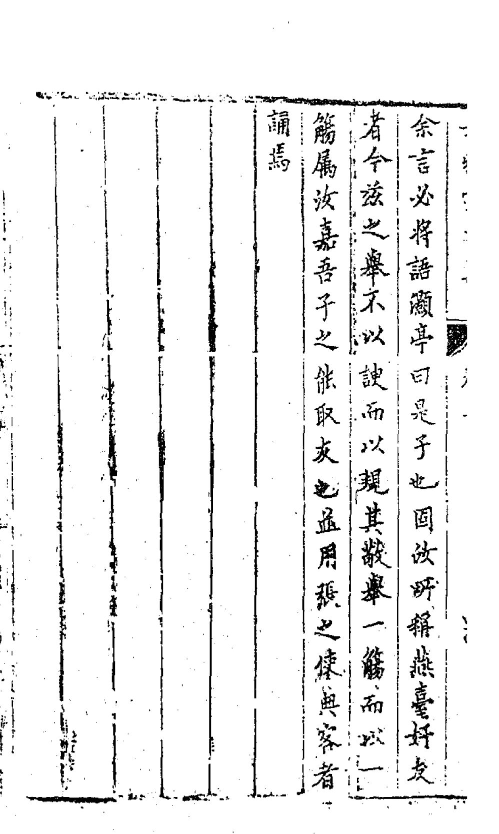
余自束髮之年即與嚴給諫灝亭以詩文相切劘既先後通籍得與海內賢豪文章之士遊大梁則張子文光趙子賓宣城則施子閏章錢塘則丁子澈陳子祚明并灝亭與余而七彷王李宗梁之遺事有燕臺七子詩行世七人者以名節行誼自砥有過失則規之因而敘述家庭往往把擁壘岵屺之感惟丁嚴兩太夫人觴肸享令子壽考之報吾儕鴈行趨序脩登堂拜母之禮甚樂也居巨何丁

予以嚴青墨誤獲重譴以太而灝亭則由庶常改
課議讜論侃侃朝上夕可
世祖章皇帝常目之為真諫官其季丙申當太夫人
六袠設帨之辰自宰執六卿以下莫不屣履對門
兼危稱壽所居巷車輪臨不得進于是道路之人
咸咨嗟歎羨以為母子之榮人生所希覯也
今上即位灝亭趨拜為寺卿方需次待遷也以太
夫人春秋高歸而奉養左右甚謹踰季甲辰君之
二子以文武一時射策高第長君方貽選入中秘

讀其父書次君庶華貢公侯于城之望一時里中父老弟持醪酒為賀灝卒酬行二觴跪而言曰其少而孤露賴太夫人卹之父之以有今日不圖小子輩乃能競自樹立皆太夫人恩斯勤斯力也歟歎卒寡婚畢徹於膝前太夫人勞之曰教兒子甚善良甚雖然吾昔之先君曰安樂必戒又曰能者養之以福是故一命而傴再命而僂此養之善者也一命而于車上儛再命而名其諸父此養之不善者也我嘗用此凜凜以教汝今耄矣豈以孺子

鏞官遂忘之耶灝亭退而惕然作書以告二子曰咨爾渠滌乃躬炎乃口登波敬止詢于朋友罔或怠荒慼我高堂咨爾搏修乃弓矢以報天子端策正轡剸致千里勿敢戲渝我母勤劬二子再拜受教交相析斲海内之士趨其丰采者咸以有父之風而不知其禎祥發越由太夫人始也余乘夏太夫人正七十也稱觴而至者或遠自梁趙或近自吳楚車馬闐衢巷視兩甲有加焉然率皆朱顏白髮少年特起之彥曩所謂五六人者寥寥[illegible]

湊聚獨萁也得鼻于頌禱之次則請以爲堯之言代祝嘏之詞可乎今夫徂徠之松栢廣蔭千畝人仰見其扶疎蟠礴上摩霄漢至其飽霜霰歷冰雪則衆多忽焉滋培灌溉之不時則枝榦渴勿有傷焉者乎太夫人之荷荼況瘁于前其爲霜雪大矣惟其植根也厚故其發榮也遠願太夫人勿以衆服魚軒忘蠶筐蚕績之勤而顯亭父子勿以簪紱之貴忘太夫人機杼軋軋也嚴氏之興其未有艾排雲巖口之姿實方苞方茂之始也太夫人樂賞



余言必將語灝亭曰是子也固汝所稱燕臺好友者今茲之舉不以諛而以規其敬舉一觴而以一觴屬汝嘉吾子之能取友也益用張之俾與其客者誦焉

毛繼齋先生八十壽序

予嘗讀史廬江毛義家貧也無以養其親及奉郡檄為安陽令喜動顏色當時稱之為至孝曰歎賢人君子適時不遇求鍾釜之祿博高堂一日之懽不可得乃至傭身力作以謀甘麗之奉斯亦在上者之過也雖然古之孝子以色養不以祿養人子而必析圭紆紱秉堅策肥之為孝則曾參當絕裾而出孝已在奔車之上矣武林毛生稚黃以文章標行掉鞅詞壇者殆三十年今海內盛稱詩謂古

文有所爲西陵十子者先舒其一也其尊大人鑿齋先生少而砥節脩行爲鄉里所推服事寡嫂鞠孤姪人以爲有薛包邠成之義晚節德望益劭好施弗倦里有不平者得先生一言爲直則又比之王彥方陳仲弓焉歲辛丑余備員浙臬讀毛生文而奇之延入上座因得備聞先生之賢嘗思鄉飲酒禮先王所以移風易俗之大典也自有司習爲故事甚且賂焉漫舉于是耆儒碩德往往引以爲恥而接几祝鯁登歌揖拜濫及于候門膩撻之輩

余心竊憂之思欲與賢守令修明古制如先生者
方足以當羔雁之求備更老之選會予有牢脩朱
並之訟弗遑也今季秋予客居湖上則先生壽八
十矣諸君子之與先生友者交請予為祝嘏之詞
余曰噫嘻今世之所悦慕為榮名者我知之矣上
之射策甲科次則鄉舉明經然而其任之也甚重
其責之也亦甚嚴
朝廷惘民生之日瘁不得不綜核吏治考功之法
與司敗之律相錯也吾見夫旦而來紱暮而赭衣

著矣吾見夫髡鉗荷校籍入奚官者矣即雅知務慎者每每救過不給甚乎食人之祿而令父母愁此韓退之之所大痛也以毛生之才何難芥視一第然而棲遲衡泌一青衫若將終其身者豈非以先生善斂無恙不恐違膝下耶先生家在六橋三竺間天下佳山水處也朝焉放櫂于白公之堤夕焉命屐于葛仙之嶺毛生奉觴承榼先生酹則以身為杖焉登堂而介壽者非吳越之俊民則荊楊之奇士也桃葉二千石不如一縱拔以視夫新主

紆組乘堅策肥者所得孰多彼安陂之捧檄而喜古今人又何必强同也抑余不佞當備官之日不獲執巾拂爵禮先生于壇坫之間而今以放逐之餘樂觀其父子之盛也于是乎書

王酉山壽序

予嘗考至道香山及先後洛社諸君子名位顯融不甚同而皆以年齒為序狄秘書盧河南尹未七十也雖與會而不及列不綦嚴哉夷想其時竝以耄耋之年聯粉榆之會龐眉宣髮壺觴杖屨相過從宜乎學士大夫艷羨之好事者至繪寫之屏幛間而余以謂年則高而時已過事雖美而樂甚短諸君子固矍鑠乎然終不如及身壯盛時日與二三良友擊鮮刺肥飲酒賦詩足以盡平生之娛也

雖然名壽之不齊繫乎天趨舍之不同視乎人山水之遊迹存乎地年位均矣或不能諧心志心志諧矣或不能同里巷三者俱而盛事臻此白太傅有醉詮之稱而鄭國路公越數百年而一嗣其徽也吾友王子酉山與余生同里年長於余幾一紀丁亥之役同舉進士於禮部家有弱息歸為嗣君箕帚婦酉山解井陘之綬高臥于南海之幽清邃映帶喬木臂盤前有二勞諸峰田横蓬萊之遺跡在焉酉山綸竿蒻笠釀黍種樹間與田夫野啖歎

陰晴課蠶稻如是者十年而余方鞅掌王事馳驅於崤函隴阪之間每當束帶作勞簿書紛委輒東嚮慨然今年夏余始舉一丈夫子而酉山書來孫男行就外傅余作詩報之曰乘白天涯始弄璋寄言童稚喜應狂故園他日雞豚社混入諸甥作雁行蓋羨其膝下芝蘭之盛而自傷遲暮也居無何嗣君省余北平雞時酉山將應東山之徵令咲謂嗣君曰壯哉若翁余方倦飛欲還而若翁乃有意馬蹄間耶嘉平望後為酉山攬揆之日嗣君歸而

介壽丐已余言以侑觴余曰若翁別來幸甚無恙齒髮之盛衰肌理之充縮無須子言蓋於我乎知之也憶汝曹之在襁褓也若翁視余雖稍長頎然台哲丈夫耳鄉閭之宴吾未嘗不在末席也今儼然列人大父行閭相與肩隨而齒並者寥寥無幾三數人哉令天假之季名位各有所致鬒而傚香山至道之轢事亦未能冠蓋纍纍如前賢之盛捌余筋骸志力其不逮若翁遠耶雖然亦太早計矣若若翁強理翰贊以敘事上官屢指古人懸車之年

尚可再周一甲癸歸併社事未晚余雖年不及㮣而縣度龍鍾支離之態不啻不藉諸甥之扶掖相并命䏻㑹杖稱二老於斟鄩氏之鄉不亦依乎若夫一勞白雲余將為若翁代主之且曉賦初衣共嗣君曰諾遂書以為壽

高太夫人六十壽序　代王敬哉大司成作

吾友桐城令高公侶鶴捐館之九年而今太史公侶用進士起家讀書中秘爲檢討太夫人甚健無恙來就其養蒞邸太史攤笏乘魚朝夕奉顏色唯謹太夫人躬自儉素罰其翟褘之衣弗肯服每飯必稱先君以誡太史曰孺子幸能有立未亡人庶幾無憾雖然夫名難得而易失而盛位昔人所難居也尚其克邁乃訓以勿忘桐城君之令緒太史再拜受教用能敷施于公卿間今年辛卯太夫人

春秋六藝焉而作冬之晦則其敘悅辰也太史同
季生之官于朝者謀所以稱萬季之觴而徵言于
余余蓋昇桐城君偕舉京兆賢書圖嘗丘嫂事太
夫人又以梓里之近得家政之昇聲則夫稱引德
璣瑶諸君子畢徵于前者宜莫崇簡若也記曰內
言不踰閾詩曰無非無儀此言婦人之不敢以才
節見也婦人而以才節見稱則其家必有降割于
先者猶之夫國有大故而忠臣俠烈之士因板蕩
而顯厥名也且古今事之至難者惟作蘋諸孤之

有立程嬰之于趙武蓋數幾以為初未可必而後乃能得之既定之天夫以數十年難知之數欲使沒者無恨生者不愧其言是殆丈夫之所變色而以望之閨幃笄幗者流此戴嫣有差池之衆而予與氏之母所以三從也夫當桐城君之撫琹瑟太夫人所處亦極難矣戎馬間關江淮道華提六尺之幼孤崎嶇展轉數千里其不至瑣尾播越斯已奇已乃能校經帷幕之内道勉之使成令器然能貽驫顯鑠以有今茲之犖此誠真知義理雖古賢

營所載何以加是故昔也瓢瓢其室今則金闔玉堂矣昔也蓬蓽是寔今則朱輪錯轂矣人情豪此其移易固然而迪溫恭勤迪勿忘艱難左右妾御戴其慈姻婭宗黨歸其敬鄉大夫之家取其訓若予者以為宗他日太史入踐樞柄矣予念其母予用張齊賢賈黃中故事請太夫人偕與謝陛而長信之綺紙鯖蔡賜予紙虛目庶其少酬六十年撫荼況瘁之恩乎吾知太夫人必曰始吾受遺桐城君時猶不及此今慮無以副國學恩雖耄老其敢

歷涖淮旅寓時卯諸君子請勿以余前所言者舉之太夫人恐觴不舉而以後所期者異歉于太史太夫人其怡然喜也則請誦白華之詩以侑觴